



三元里

叶元著

三元里

叶元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在广州城北又爆发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这部小说就是反映这场伟大斗争的。作者为我们塑造了麦广、区荔、邱镇海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形象。以主人公麦广为首的三元义勇，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不怕牺牲、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地惩罚了侵略者，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三 元 里

叶 元 著

罗希贤插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01,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R10024·3596 定价：0.40元

官怕洋鬼子，
洋鬼子怕百姓！

《三元里战后民谣》

目 录

一	战机四伏的五月二十一日·····	1
二	喜庆中的警报·····	10
三	麦广就是这么个人·····	19
四	在火海长堤边·····	30
五	西炮台攻守战·····	38
六	如此“与民为友”！·····	58
七	白鹅潭上的烽火·····	67
八	指头和拳头·····	97
九	参将府算账·····	111
十	魁星阁惩凶·····	122
十一	牛栏冈歃血会盟·····	134
十二	三元里锄寇起义·····	147
十三	白云山下十面埋伏·····	166

十四	四方炮台开瓮放鳖·····	183
十五	庆功与出走·····	200

一 战机四伏的五月二十一日

英国驻华领事、英女王全权代表义律刚登上他的“复仇神号”火轮快艇，就从一个姓阮的汉奸手里接到一份机密情报：清军水师将在当天下午对留驻珠江省河的英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火攻。

这个姓阮的汉奸，不仅把清军发动火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配备打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把清军统帅部的决策过程和进攻原因，绘声绘色地端了出来，简直就象是讲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

原来当时的清军统帅是清朝道光皇帝旻宁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这个奕山是个地地道道的满洲贵族，纨绔子弟，生平只晓得吃喝玩乐，从来没有打过仗。他在北方玩腻了，听说派他到南方海口来当钦差大臣，自然是喜出望外。所以一到广州，什么军情大事一概不问，只顾收购古玩字画，钟表洋货，把一座堂堂钦差大臣行辕，闹成个熙熙攘攘的贸易市场，大

小生意买卖人，进出自如，络绎不绝。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背后都称这位靖逆大将军为“靖宝大将军”。

可是，带了几万人马下海口，不能光“靖宝”呀！他手下有一帮人是专靠打仗捞油水混饭吃的，闲够了熬不住，就在一旁怂恿说：“大将军，该扬扬威啦！”

“扬扬威？”——这话奕山倒是听得进：他自己虽没打过仗，可他祖上是靠军功起家的。“好大喜功”是他们满洲贵族的传统德性，要是打个大胜仗，把洋人给制服了，不仅自己威名远扬，就连地下列祖列宗也都脸上有光。这么想着，奕山不由得“嗯”了一声说：“是啊，是该扬扬威啦！”说这话时，奕山正舒舒坦坦地靠在凉床上，给他心爱的大黑猫喂燕窝汤呢！这头大黑猫，全身乌油发亮，不带一根杂毛，是奕山的心肝宝贝。每天用鱼虾海鲜供养，参汤银耳，补品不断，跟奕山自己吃喝一样，待遇一般。

可是当时在场的，也有畏洋似虎，敬洋如神的“过来人”，广州知府余保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听大将军要“扬威”，心里就发毛，忍不住冲着那伙“扬威派”发话道：“列位是初来乍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洋人厉害着哪！”他回过头来向奕山郑重进言道：“大将军！洋人船坚炮利，不好惹！事关和战大

局，还要三思而行呵！”

这话要是出在别人之口倒也罢了，现在是出在余保纯之口就不一般了。这个余保纯，先前跟林则徐当过随员，后来在琦善^①手下办过交涉，眼下又是大将军驾前红人，够得上是位见过洋人世面的“三朝元老”。他这话言必有据，不可不信。万一洋人果然厉害，开仗开砸了，跟琦善那样锁拿进京，岂非“画虎不成反类犬”，落得个身败名裂，两手空空？奕山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就哼出话来：“嗯，是要三思……”

可是话音没了，“扬威派”里有人就大声吼了起来：“不管洋人有多厉害，这仗是非开不可！不开仗，军饷怎么开销？咱们喝西北风？！”

这话一出，整个贡院魁星阁都翻腾起来：“对！对！……”不仅“扬威派”齐声喝采，就连“三思派”也肃然动容。是嘛！白花花的银子又不扎手，谁愿意去喝西北风呢？再说，只要一开仗，什么报功、请赏、抚恤、救济，全都跟上来啦，这里边的好处是说不完哪！

奕山抬眼一看，说这话的是新提拔的参将刘大忠。这个刘大忠，今年年初以都司衔协守虎门横档炮

① 琦善，继林则徐之后主持广州军务的钦差大臣，是个投降卖国分子。



台，洋人炮一响就跑了，人家以为他阵亡殉难，为国捐躯，给他奏请赏恤，谁料到赏恤下来，他人又出来了，说是“负伤凫水，死里逃生”。其实他好好的在家躲着，什么伤也没有负。就凭他那套逢迎拍马的功夫，不但赏恤照领，而且加官晋爵，连升两级，当上了参将。刘大忠这个底，奕山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这几句话说得实在中听，就拿他大将军自己来说，不开销军饷，那些古玩字画、钟表洋货打哪来？难道自己掏腰包？“千里为官就为财”嘛！千里打仗不也是一个样？天下哪有带了银子来送命的将军？可是洋人又着实厉害，万一打了败仗，那还得了？！……这事实实在费难，一时竟然委决不下，心里一烦，燕窝汤也懒得喂了。他把手里的银汤匙往青花细瓷碗里一插，捧起大黑猫递给身旁侍候的小戈什，吩咐道：“抱它洗把脸去！”

正在奕山犯难的时候，他手下第一得力的师爷从屏风外边转了进来。这位师爷姓汪，可是没人称他汪师爷，都管他叫“长瘤师爷”。因为他颈项里长了颗大肉瘤，挂在衣领外头，没见他脸，先就见他这颗瘤。这个名号虽然不雅，但长瘤师爷却并不见怪。原来这位师爷精通麻衣神相^①，他相准了这瘤是颗“福瘤”。如今贵为钦差大臣首席幕宾，就应在这颗

瘤上。因此，人家称他“长瘤师爷”，在他耳朵里听起来就是“长福师爷”，自然听了舒服，见怪不怪了。这会，他满面春风地走到奕山跟前报喜道：“恭喜大帅，荣福斋送来一幅顾恺之^②《洛神赋图》画卷摹本，画是真好，开价也不贵，才这个数。”他撮起右手五个指头往奕山眼皮底下一探。

要在平时，奕山早乐开了：“收下，收下！”可这回没吱声，只点了点头说：“你先听听这儿的！”

长瘤师爷一看这场面，就知道碰上了什么犯难的事。他跟左右的官儿们一通气，心里就有了谱，便呵呵一笑道：“大帅，这个事不费难！”

“怎么不费难呢？”奕山苦着脸问。

“大帅是怕洋人枪炮厉害，万一出师不利，皇上面前不好交代，是吧？”

“是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可大帅，这胜败之机，不在枪炮上，在笔杆子下！”长瘤师爷竖起手里一把泥金折扇往下这一点。

奕山一听奇了，赶紧问道：“怎么不在枪炮上，却

① 麻衣神相：宋代麻衣道士留传下来的一种相术，据说很灵验，其实是迷信。

② 顾恺之：晋代大画家。

在笔杆子下呢？”

长瘤师爷凑上一步，轻声耳语道：“给朝廷上奏章能用枪炮吗？”

经长瘤师爷这一点拨，奕山忽然开了窍：“哦，你是说……”

长瘤师爷不等奕山把话说完就用扇子往自己膝盖头上啪地一敲道：“对喽！不论这仗是打好打坏，在学生这根笔杆子底下，管叫它左右不离一个‘胜’字！”

奕山听了大为叹服，连连称赞道：“佩服！佩服！”

长瘤师爷说：“大帅，兵贵神速！明天四月初一是黄道吉日，正好用兵！”

旁边有个官员是广东臬台^①，名叫王廷兰，听了进谏道：“这怕不行吧？福建水师还没到，香山、东莞的水勇也还没募集，攻船器械又都不齐备……”

长瘤师爷连连摆手道：“哎，兵法上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你样样齐备，人家洋人早就有备了，还打什么？这叫做‘出奇制胜’嘛！”

奕山不住点头道：“有理！有理！‘兵贵神速！出

^① 臬台：又称臬司，是一省的司法长官。

奇制胜！’妙啊，妙！”他精神陡增，从凉床上起身下地，跨步向前，昂首挺胸，振臂发令道：“本大将军筹划已定，准于四月初一出兵，跟洋人开仗！”

奕山讲的四月初一是阴历，按阳历算法就是五月二十一日。

这是一八四一年的五月二十一日。恰好就在这一天，英国侵华援军从印度开到了广州。义律乘坐“复仇神号”火轮快艇，就是到虎门口外去接他的增援舰队的。

英军攻打广州，从这一年年初就开始了。那时清军统帅是卖国投降的琦善。他一味讨好洋人，不仅答应割让香港给英国，还下令裁减水师，解散水勇，撤除海口的一切防御设施，以致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长驱直入虎门，兵临广州城下。但那时英军后续部队没到，又有两万吨英国商品急需进口，三千万磅茶叶急需运出，这关系到英国政府几百万英镑的税收。为了赢得时间，等待援军，做完生意再打，义律主动要求停战通商。那时在清军方面，琦善因私割香港，被清廷锁拿进京，而新上任的清军统帅奕山还没到广州，巴不得英军停战议和。所以从三月二十日起，广州出现了一个停战通商的和平局面。在这段

时间里，义律一面督促英国商人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做生意，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大打。到五月中旬，义律眼看备战已经完成，生意已经做好，又接到了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将在二十一日到达广州的通知。他打定主意，援军一到，立刻发动对广州城的突然袭击。五月二十一日一早，当他登上复仇神号前往虎门口以前，就命令他的传令官乔治通知英国商人在五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以前一律撤离商馆。所以在他接到阮汉奸向他提供的情报时，早已胸有成竹，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里热情呼喊道：“来吧！非常欢迎！我一定帮你们把军饷开销个够！”随后，他又把他现在的对手和过去的对手作了个比较，结论是现在这个奕山并不比他的前任琦善高明多少。可是，当他再想到琦善的前任林则徐时，却不免心有余悸，暗自庆幸道：“幸亏中国的大皇帝没有把林则徐重新派来，否则就不妙了！现在这样很好，可以放心打了。林则徐一走，我相信中国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占领广州城！”他怀着这种侥幸而得意的心情，驶出虎门海口，登上了英国侵华援军的旗舰摩底士底号的甲板。

二 喜庆中的警报

谁都知道要打仗，可谁也没料到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急。四月初一是个好日子，广州北郊三元里的麦大妈挑了这一天给他儿子麦广办喜事。其实，这门亲事去年秋天就该办了，就是因为打仗，一拖再拖。直到最近一两个月，英国番鬼佬的兵船虽然开进了珠江省河，停泊在白鹅潭江面上，可是静悄悄地不声不响，一动不动；洋人的商船又进进出出热热闹闹地做起生意来，时局似乎又太平了一点，看样子一时未必打得起来。再说，儿子已经二十八岁了，也该成家了，不能再拖了。麦大妈这么想着，就跟亲家母区大妈一商量，终于选定四月初一把小两口子的亲事办了，了却老人一桩心愿。这天一大早，麦大妈就把儿子麦广打发进城，请几个至亲好友晚上来家喝一杯喜酒，捎带办点应景酒菜、婚礼用品，临了再三叮嘱他儿子少管闲事，早去早回。她知道自己这个儿子就是喜欢见义勇为，多管“闲事”。

麦大妈把儿子送走，自己回进屋来，又把布置得朴素美观的新房细细打量了一番，心里甜滋滋地说道：“咳，虽说是个穷人家，可也要办得热热闹闹的！”她喜孜孜拿起烛台、香炉等供神用品到外间堂屋，刚要铺排摆设，村坊邻里的姑嫂姐妹们一大帮子拥了进来，又笑又闹地嚷道：“麦阿妈，我们讨差使来啦！”

麦大妈一见这伙姑娘们乐得心花怒放，赶忙亲亲热热地应道：“哎呀，难为你们啦！可是，该办的你们阿广哥都办啦！”

“谁说都办啦？麦阿妈，这就没办！”

说话的是两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金花、银花。她们打开一对大红纸喜联，没等麦大妈张口动手，就一边一条贴上了两扇大门——一条是“百年好合”，一条是“五世其昌”。

金花、银花这一炮打响后，其他姑嫂姐妹们也都自己动手，张罗起来：打扫的打扫，收拾的收拾，有的还卸下了八仙桌上的红布桌围，打开针线包，取出一团团彩色丝线，哼着曲儿，细细地绣起花来。新房里外这两间屋里，欢声笑语，闹成一片。

“咳！好热闹啊！”跟着这一声大吼，进来了一个胸前、两臂长满浓毛的彪形黑汉。他肩膀上扛着一口